

西征记

野葫芦引第三卷

宗璞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



西征记

野葫芦引第三卷

宗璞著

本书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序 曲

【风雷引】百年耻，多少和约羞成。烽火连迭，无夜无明。小命儿似飞蓬，报国心遏云行。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，早听得卢沟桥上炮声隆！

【泪洒方壶】多少人血泪飞，向黄泉红雨凝。飘零！多少人离乡背井。枪口上挂头颅，刀丛里争性命。就死辞生！一腔浩气吁苍穹。说什么抛了文书，洒了香墨，别了琴馆，碎了玉笋。珠泪倾！又何叹点点流萤？

【春城会】到此暂驻文旌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。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，嚼不烂软塌塌苦菜蔓菁，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。却不误山茶童子面，腊梅髯翁情。一灯如豆寒窗暖，众说似潮壁报兴。见一代学人志士，青史彪名。东流水浩荡绕山去，岂止是断肠声！

【招魂云邨】纷争里渐现奇形。前线是好男儿尸骨纸样轻，后方是不义钱财积山峰；画堂里蟹螯菊朵来云外，村野间水旱饥荒抓壮丁！强敌压境失边城！五彩笔换了回日戈，壮也书生！把招魂两字写天庭。孤魂万里，怎破得瘴疠雾浓。摧心肝舍了青春景，明月芦花无影踪。莽天涯何处是归程？

【归梦残】八年寒暑，夜夜归梦难成。蓦地里一声归去，心惊！怎忍见旧时园亭。把河山还我，光灿灿拖云霞，气昂昂傲日星。却不料伯劳飞燕各西东，又添了刻骨相思痛。斩不断，理不清，解不开，磨不平，恨今生！又几经水深火热，绕数番陷人深井。奈何桥上积冤孽，一件件等，一搭搭迎。

【望太平】看红日东升。实指望春暖晴空，乐融融。又怎知是真 是幻 是辱 是荣 是热 是冷 是吉 是凶？难收纵，自品评——且不说葫芦里迷踪，原都是梦里阴晴。

主要人物

- 孟樾(弗之) 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
- 吕碧初 孟樾妻
- 媚(孟灵己) 孟樾次女、明仑大学学生、远征军医院工作人员
- 合子(孟合己,乳名小娃) 孟樾子、中学生
- 峨(孟离己) 孟樾长女、点苍山植物站工作人员
- 澹台玮 碧初外甥、明仑大学学生、远征军翻译官
- 澹台玗(玗子) 澹台玮姊
- 吕绛初 碧初二姊,玗、玮母
- 严颖书 碧初外甥、远征军军官
- 李之薇 明仑大学学生、远征军医院工作人员
- 冷若安 明仑大学学生、远征军翻译官
- 江昉(春晔) 明仑大学中文系教授
- 萧澂(子蔚) 明仑大学生物系教授
- 庄无因 媚好友、明仑大学学生
- 殷大士 澹台玮女友
- 谢 夫 美军上尉
- 布林顿 美军少校
- 高明全 远征军师长
- 彭田立 游击队队长
- 丁 昭 远征军医生
- 哈察明 远征军医生

陈大富	远征军医院院长
老 战	民夫
严亮祖	职业军人
吕素初	碧初大姊、亮祖妻、慧书母
荷 珠	亮祖妾、颖书母
严慧书	亮祖女
吕香阁	吕家远亲

第一章

昆明下着雪，雪花勇敢地直落到地上。红土地、灰校舍和那不落叶的树木，都蒙上了一层白色。天阴沉沉的，可是雪白得发亮，一切都似乎笼罩在淡淡的光里。这在昆明是很少见的。学校的大门镇静地站着，不管两侧墙壁上贴着多么令人震动的标语、墙报，它都无动于衷，又像是胸有成竹。几个学生从校门走出，不顾雪花飘扬，停下来看着墙上，雪光随着他们聚在这里。各样的标语壁报，或只是几句话，有的刚贴上去，有的已经掉了一半，带着厚厚糨糊的纸张被冷风吹得飒飒地响，好像在喊叫。

“这是你的战争！This is your war！”

这条标语最是触目惊心。是的，战争已经不是报纸上、广播里的消息，也不是头顶上的轰炸。它已经近在咫尺，就在你身边，在你床侧。敌人，荷枪实弹的敌人正在向你瞄准。

“这是你的战争！This is your war！”标语下面有一张漫画，画中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正在查看手中的枪。

几个同学在漫画前站了一会儿。有人很兴奋，有人在沉思。他们走开了，在雪地上留下杂乱的脚印。又有几个人走过来了，大声议论着滇西战场的情况。一个说：“那是什么战场，根本没有场，全是原始森林。”另一个说：“不但要打日本鬼子，还要打毒蛇猛兽。”

大路两旁的吃食摊子仍然飘散着米粥、面饼、醪糟的香味，可是却没有了平常的热闹气氛。人们匆忙地来去，显得有些紧张。

前几天，学校举行了征调大会，也是一次动员大会，秦校长在会上宣布了教育部征调四年级男生入伍的决定。因为盟军提供了大批新式武器和作战人员，他们和中国军队言语不通，急需翻译。这正是大学生的光荣职责，其他年级的学生也可以志愿参加。孟弗之、萧子蔚、江昉等先生都在会上讲了话，要求大家共赴国难。这些天，共赴国难已形成一种气氛。同学们都感到国家需要我，胜利需要我。

孟弗之挎着他的蓝花布挎包从校门走出，他刚上完课。无论时局怎么紧张，教学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。他身边有几个同学问他怎样看这次征调。弗之指一指墙上的标语说道：“我认为这次征调是完全必要的。我在会上已经讲了，我们的老百姓以血肉之躯，前赴后继，艰苦抗战，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后关头。现在盟军送来了新式武器，需要人去教我们的士兵使用。这是实实在在的工作，不光是热情和空话。”又有人问：“那天大会讲了，还需要志愿者。做志愿者有条件吗？”弗之微笑答道：“首先是爱国热情。英语也要有一定水平，我想一个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足够对付了。”他看着周围的年轻人。谁将是志愿者？他不知道。可是他知道那些挺直的身躯里跳动着年轻的火热的心。墙边还有学生和教师三三五五在讲话，弗之沿着红土道往北门走，回腊梅林去，免得穿过凤翥街一带闹市。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醒目的标语，“This is your war!”转身拉一拉挎包，这挎包似乎比平日沉重得多。

弗之走了一段路，迎面走来几个学生，恭敬地鞠躬。弗之不认得。一个学生走近来说：“孟先生，我们是工学院的，从拓东路

来。我们是三年级，自问英语也可以对付了，愿意参加翻译工作。听说是要考试？”弗之说：“是的。其实就是参加训练班，能胜任的先走，差一点儿的提高一下。”还想说几句嘉奖的话，却觉得话语都很一般，只亲切地看着那几张年轻的、还有几分稚气的脸庞，乱蓬蓬的黑发上撒着雪花，雪水沿着鬓角流下来，便递过一块叠得方整的手帕。一个学生接过，擦了雪水，又递给另一个，还给弗之时已是一块湿布了。

雪越下越大了。弗之把那块湿布顶在头上，不顾脚下泥泞，加快了脚步。这时，后面有一个年轻人快步跟上来，绕到弗之前面，迎面唤了一声：“孟先生。”弗之认得这人，是中文系学生，似乎姓蒋。他小有才名，文章写得不错，能诗能酒，能书能画。“孟先生。”那学生啜嚅着又唤了一声。弗之站住，温和地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蒋姓学生口齿不清地答说：“现在四年级学生全部征调做翻译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弗之猜道：“你是四年级？”那人忙道：“是，正是。不知征调有没有例外？”“什么例外？”“我的英文不好，不能胜任翻译。并且我还有很多创作计划……”“无一例外。”弗之冷冷地说，并不看他，大步走了。

蒋姓学生站在红土道旁，看着弗之的背影，忽然大声说：“你们先生们自己不去，让别人的子弟去送死！”

弗之站住了，一股怒气在胸中涨开，他回头看那学生。学生上前一步：“只说孟先生是最识才的，叫人失望。”弗之转身，尽量平静地说：“你，你无论怎样多才，做人的道理都是一样的，不能打折扣，一切照学校规定办。”

弗之慢慢走，自觉脚步沉重。这些天，投笔从戎的呼声很高，多数人义无反顾，可也有各种言论反对征调，说是给国民党做炮灰。像这样赤裸地说自己不愿去，还是第一次见。“真难！”弗之叹了一口气。走到城门外，正遇见江防从门里出来，倒是打

着一把伞。两人都站住了，江昉把伞举过来一些，先开口道：“这次征调学生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做法，政府虽然腐败，国难是大家的。”弗之听了心里安慰许多，这话江昉在征召大会上也讲了，讲得还要淋漓痛快。那次大会之后，江昉受到一些进步学生的劝说，说他的讲话帮助了国民党。江昉辩了几句，那学生话中有话，似乎他的意见是有来头的。

“我现在是凭良知办事。”弗之说，“意见真是五花八门。你们系里的一个姓蒋的学生，竟然说自己有才，要求免征调。”

“我还没有退化到只凭良知的地步。”江昉笑说，“这学生我知道，才是有些，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人品也可见了。”两人略一举手，分头走了。

弗之进了祠堂大门，见腊梅林一片雪白，雪水从树枝上滴滴答答落下。不禁想起北平的积雪，房檐上挂着的冰凌，什么时候能再看见？这里到底是存不住雪的。他走过泥泞的小路，进家门时鞋已经湿了。碧初从里屋迎出，接过那蓝花布挎包，苍白的脸上浅浅的笑靥，使弗之不止感到挎包分量的减去，也觉心上轻松。碧初轻拍他的手臂，低声问：“饿不饿？”弗之摇头，自去里屋脱长衫、换鞋。碧初说：“今天早饭晚了，那皂角太难煮了！没有迟到吧？”“没有，我会保持从不迟到的记录。”

“孟太太。”有人在门外叫，接着走进一个人，原来是李涟，一面说：“到系里去找孟先生，不见，现在跟着来了。”弗之让座。李涟说：“这几天，学生的情绪好像还好，这对年轻人是一个大关口。有的人说，能有机会直接为抗战出点儿力，以后胜利了也心安；有人说，正不想念书呢，到丛林里打仗多浪漫；可也有人不想去。也有闲话，说校长和先生们是向上面邀功。”

弗之叹道：“竟把在存亡关头共赴国难的大事说成这样，真不知还有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。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，

但共赴国难这个大前提是不能改的。”李涟迟疑道：“还有人专门托我呢，托我在孟先生面前说话。”弗之平静地说：“我想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你说的是不是中文系的一位学生，姓蒋的？”李涟道：“就是，他叫蒋文长。去年我到大理调查，他也在，写了几首蝴蝶诗，写得好。我们有些来往。我知道学校不会同意他的请求，不过，他既然托了我，觉得总该说一说。”弗之微笑道：“我在路上遇见他了，所以都知道了。这样的人，不能为国家民族尽职责，无论怎样多才，都是不足取的。你要帮助他认识这一点。不过，我已经感觉到他是不会去的。对于这类学生，秦校长早有过话：不予毕业。这是说他没有完成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责任。”李涟有些不好意思，含糊地说了些什么。这时碧初端过两碗黏黏的皂角汤，笑道：“且当莲子粥喝。”弗之和李涟接过，不再提这事。

在弗之和李涟讨论蒋文长时，在大戏台楼上，澹台玮正在萧子蔚的房间里。玮是三年级，但学分已够四年级。学生处告诉他，他可以作为四年级的学生服役，也可以作为三年级的学生留下读书。他带着一个想法，来见萧先生。

师生两人对坐在小木桌旁，讨论着生物学的问题。子蔚感到玮有些心不在焉，已有些猜到他的心思。待讨论告一段落，玮说：“萧先生，我要做的事是要和您说的。”子蔚微笑道：“不是商量，是通知？”玮道：“也是商量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只觉得战场和敌人越来越近，科学变得远了，要安心念书似乎很难。”

“如果你是在征调之列，我绝没有阻拦的道理，可是你并不在征调之列。生物化学是新学科，需要人开拓，要知道得到一个好学生是多么不容易。我相信你会完成我来不及完成的工作。我也很矛盾。”子蔚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雪已停了，腊梅林上的雪已消了大半，玮也走到窗前，默默地望着窗外。

去军队服役，玮并不是突然想到的。这些年不断有人离开

学校,去战地服务,或去延安。他越来越觉得救亡的职责是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,他也要分担。远征军出师不利,怒江西岸腾冲、龙陵一带沦陷已近两年。把敌人赶出国境,这是离他最近的责任,他怎能不去!他不止一次想到高黎贡山和怒江,还想到高山树顶上和江水翻腾的波浪上闪动着的月光。他已经是个大人了,他应该在这次战争中投进自己的一份力量,哪怕是血和肉。

过了一会儿,玮转身向着子蔚,“战争不会很长了,我会回来的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子蔚说。

师生走到室中,玮向子蔚鞠了一躬。子蔚向前一步,拉着他的手郑重地说:“我尊重你的决定。”玮再鞠一躬,走出房间,回头说:“萧先生,我去了。”子蔚默默地看着他下楼,又到窗前,看他出了楼门,沿小路往腊梅林中去了。

碧初在屋里,看见玮从腊梅林中走过来,便知道他是一定要走的了。可怎么和二姐交代?玮进门叫了一声“三姨妈”,碧初拿出弗之的鞋让他换。玮随碧初走到弗之书桌前。弗之放下手中的笔,沉思地看着他说:“已经报了名了?”“还没有。”玮说,“我觉得该来说一声。我就要去报名。”碧初在旁说:“可你是三年级,没有征调你。”“作为志愿者也是本分。”玮说得很郑重。

弗之站起,大家走到外间方桌边坐下。弗之和碧初看着玮,爱抚的眼光流露出关心和一个问号。玮马上回答:“已经和姐姐说了,给爸妈打了电报。”弗之两人点头。

腊梅林里传来一阵歌声,“骑驴灞桥过,铃儿响叮当。”门开了,帽与合子走了进来,他们笑嚷:“这样的雪可没法子踏雪寻梅,只能踏泥了。”玮笑接道:“好在梅就在门前不用去寻。”两人放了伞和书包,帽站在娘身旁定睛看着玮,说:“玮玮哥,你是要去寻什么了,我知道。”玮微笑道:“不过是寻一个本分。”弗之叹

道：“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本分就好了。”

一时，嵎帮着碧初摆上饭来。玮见她左手缠着绷带便问：“是冻疮？”嵎把左手藏在背后，低声说：“不要紧的。”嵎与合子每年冬天冻手，四只小手又红又肿。今年嵎的左手冻疮破了，有铜板大小的疮口，只好包着。

他们没有什么好吃的，但无论什么菜蔬一经碧初调制便不同一般。玮总说，三姨妈家的饭最好吃。饭间还有那“莲子粥”，玮喝了许多。饭毕，大家一起收拾桌子，嵎忽然问：“这次征调有女生吗？”“没有女生。”玮看了一眼三姨夫，接着说：“不过好像可以作为志愿者参加。”嵎自己说：“我是随便问问。”一面收拾了碗筷，要去洗。碧初说：“你的手这样……”合子马上接道：“我来。”抢着到厨房洗了碗，一会儿出来，与嵎一起，送玮走过腊梅林。在大门口分手时，玮说：“我晚上要和同学在一起，不一定回来了”。嵎、合两人又跟着走到陡坡前，眼看着玮哥沉下去了。合子说：“小姐姐，你在想什么？”嵎不答。合子又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也要去。”嵎歪头看了看他，一笑。

玮下了陡坡，一直走到学校的征调办公室。那里中午似乎也没有休息。这时，人并不多，玮在门前来回走了两趟，便一直走进去。

管事的是社会学系一位教授，姓翟。他见玮进来，温和地问：“哪一系？”玮报了名和系。旁边一位办事员查看放在桌上的表格，对翟先生说：“名单里没有澹台玮这个名字。”玮解释说：“我是三年级，但系里说我可以算是四年级了。”“这么说你是好学生。”翟先生拿起另外一堆表格，“三年级学生可以志愿参加服役，国家是需要的。不过你要通过考试。”玮点头。办事员拿出生物系名册，找出玮的名字，便递给他一张试卷。翟先生轻轻拍他的肩，说：“慢慢答，不着急。”屋里除了办事人员，只有他一个

报名者，显得有些冷清。试题很简单，想来是十分需要翻译。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”这句话在玮心头掠过，他很快交了卷。

翟先生要他坐等，很快看完试卷，说：“上午已试过一批学生。你很好，明天去报到吧。”一面递给他一张录取通知书。通知书更简单，写着他的名字和报到日期、地点和一句话：欢迎参加反法西斯战争。报到日期就是明天。翟先生说：“你赶上了这一批。”

玮疑惑地打量着周围，这么简单的手续就决定他到炮火中去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他向翟先生鞠躬，走到门外，这时雪已停了，而且化得没有一点儿痕迹。他跨过坑坑洼洼的泥水，向教室走去。他要去上一堂课，快到门口忽然想起四年级的课已经停了，便转身走向实验室。实验室前的小花圃里有些植物仍然一身绿衣，不显衰败，有几株还顶着花朵。花朵刚着雪水，湿漉漉的，不很精神。玮凝神望了片刻，忽见一人转过花丛，穿着半透明的乳白色雨衣，帽子掀在颈后，衬出一头黑发，原来是弦子。

玮说：“是找我吗？怎么知道我在这儿。”

“爸妈来电报了。”弦子说。

“他们不知怎么着急。”玮微叹。

“还好，很理智。”弦子说，递过一张电报纸。电文已经译好：“玮儿，一心报国，岂可阻拦，唯望一切谨慎。”玮默默地看了几遍。父母明知阻拦也是没有用的。他把录取通知递给弦子，弦子也默默看了好几遍，两人各拿着一张纸站在花圃前。半晌，弦子说：“我帮你收拾东西吧。”两人走到玮宿舍。宿舍里纸壁依旧，已经有些空床。有人在收拾衣物。一个同学问玮是不是明天去报到，大家可以一起去。一个新生以羡慕和尊敬的眼光看着这些大哥哥们。

忽然“啪啪”几声，从房顶落下几团泥，一团正落在玮的床铺

正中。泥点溅开来，玮笑道：“还好不是子弹。音乐没有了，来一幅图画。”新生问：“什么音乐？”便有人解释，以前雨点儿在洋铁皮屋顶上发出叮咚的声音，宛如音乐，现在换了茅草屋顶，便只有图画了。

像一切学生一样，玮的东西很简单，只是书多一些。书的种类多种多样，玮把几本生物学方面的书和几本诗集包在一起，对弦子说：“逃难时带着这几本就行了。”弦子提起那包书，拎了拎，微笑道：“我尽力。希望不至于……”想了一想又说：“我一手抱着阿难，一手提着你的书。”玮说：“对了，还有阿难呢。只管把书扔了，我不过随便说说。”他们收拾好东西，理出一个小箱子，把一些杂物分赠给适当的人，把简单的被褥卷好，以免再溅上泥水。一个同学说：“明天我帮你打行李。”玮笑说：“你当我不会？”弦、玮二人提了那些书和要存放在弦子处的东西，同往宝珠巷来。

弦子的小窝仍然很舒适。洋娃娃只剩了一个，仍然站在那里，举着手臂。玮拍拍它的头说：“我知道那些伙伴都到哪儿去了。”弦子微笑不语。过了片刻，房东在楼下喊：“澹台小姐，可要开饭？”自从弦子和保罗疏远以后，房东认为弦子本来是个好人，态度殷勤多了。当下玮说：“就早点儿吃饭吧。吃过饭去看一下阿难。”“我也这样想。”弦子说，便到廊子上吩咐开饭。

“我真感谢爸爸妈妈这样地支持。也是离得太远，我想妈妈要在身边，会哭着不让我去呢。”玮说。弦子擦了桌子，摆上一瓶红葡萄酒，说：“做译员不一定上战场。”

玮说：“我可是要上战场。”

弦子望着玮，她那总是光彩照人的脸上，显得心事重重。“我们关心的是你的平安，我想还有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包括……”

“你说殷大士？我不告诉她。还有庄无因，我要告诉他。他

不会劝我去还是不去,我们互相尊重。卫葑有消息么?”

弦子摇头,轻轻地说:“我觉得自己担负的事情太多了,现在又加上你的。”玮笑道:“你现在说话像个老姐姐。”“我自己也觉得变得多了,你倒没有怎么变,还是那个玮玮。”

弦子斟了两杯酒,递给玮一杯,一面说:“以壮行色。”一缕阳光照在酒杯上,亮晶晶的。两人举杯对碰一下,将酒一饮而尽。

饭后,两人到蹉跎巷。玮一看见阿难,就大声宣布:“变得最多的是阿难!”阿难站在房间中央,腰上拴着一根长带,由青环拉着,正在勇敢地摇摇摆摆学步。他看见弦子,就挥舞着小手迎上来,高兴地大声笑着,叫“姑——妈,妈——姑”。弦子弯腰,将他抱起,笑说:“真沉,太沉了。”阿难伏在弦子肩上,扭头疑惑地望着玮。“你不认识我么?”玮不知道怎么样介绍自己。他一下子想起自己的童年、少年时代,想起什刹海边的大房子,他的各种玩具,他的飞机模型和地图。他在地图上已经越过了万水千山,现在却要跨出最重要的一步,这在地图上没有多远,可是也许会改变他整个人生。“如果我死了,你会记得我么?”他忽然在心里说,看着阿难。因为他小,所以他最有希望——这大概是玮要来蹉跎巷的重要原因。

弦子把阿难放进婴儿车,让玮看着,自己和青环到廊下商量什么事。阿难不依,又大声叫“姑——妈”。这称呼好尴尬。玮顺手拿起床边的一个玩偶,来哄阿难,果然宝珠巷的许多玩偶都到了这里。它们都老实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,一副各得其所的样子。

阿难可不安分。一面推开玮递过来的玩偶,一面仍大声叫着“妈——姑”。玮把婴儿车前后推动着,不解地问:“你这么不友好么?对了,你要的不是洋娃娃。你要的是枪,是不是?”阿难无意识地点头又摇头,两只黑如点漆的眼睛煞有介事地打量着

玮。“真像凌姐姐。”玮轻叹，忽然心里有些烦乱。他明天便要开始新生活，这重大的决定难道不应该早些告诉她，那原在远处，现已移居在他心上的人？

阿难安静地望着玮，似乎也在想什么。两人对望了一阵，这时廊下有人大声说：“小姐在这点，我送炭来了。”玮隔窗望见，一个瘦小的少年把一筐炭码在廊下。孩子进屋来，从提包里拿钱。一面说，送炭人名叫苦留，是从保山逃难过来的。那正是玮要去的方向。玮在心里陡然升起一种亲切之感，便走出去，问了几句保山的情况。

自那日苦留划船送孩子回城以后，便有时来蹉跎巷做些力气活，和青环姐弟相称。这时苦留恭敬地回答玮的问话，说保山是个好地方，和昆明坝子差不多；日本鬼子太狠了，那次大轰炸给了保山几万个孤儿，自己就是一个。说着和青环对看一眼，眼光中流露出依恋的神色。玮觉得苦留整个的人，就像一块炭，依恋的神色使炭软化了。玮说：“我就要到那一带去。”苦留说：“你家是去打鬼子？我佩服。”

玮离开时建议孩子把阿难移到宝珠巷去，以便照顾。他在这间屋里时，真觉得自己像个男子汉了。他走出蹉跎巷时，却又犹豫起来，不知道怎样去找他最想见的人。

玮和殷大士来往，都是大士来找他。他从未去过殷家，这时去找她是很冒昧的。他走过翠湖边，走过严家。他知道殷宅就在这附近，在那一片水波、几丛绿树之后。玮站在一座桥上，连那所房子也没有看见，就转身回学校去了。

二

晴朗的日子没有几天，天空又变得阴沉沉的，像随时要撒下